左忠毅公集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傳

熹廟御寓之四年衆正盈廷高邑趙忠毅位冢宰鄉貳以下登用民譽而一二雄行失志者欲害其成獨計諸君子營壘甚固無瑕可攻而魏璫怙寵有迹可收爲用於是首攻罷僉左公吏科魏公且以諸公諒貸熊經畧爲辭若謂假璫名受賕者引璫自救則大獄興可一網盡也會總憲　廷推高忠憲公高公方廉得崔御史巡方不法欲厚誅以正臺綱崔始與魏

合自是黨禍勃興一一如宋世同文之獄而左公禍最
酷云左公字共之號滄嶼別號浮丘生辰月嘗夢大斗
故名光斗祖雖當公佐唐封王廟食於涇國初有壽
公二者徙居桐保障一方桐人賴之世多隱德封大
夫生子九人公居中九歲能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
喜購異書中夜而讀倦欲卧則取古人節俠事朗吟
一過率以爲常試輙冠軍名日益譟困亦日甚二十
二始補諸生又一年始娶封大夫既多男又卓犖不
治生公肩前挈後筆耕代養兼以資諸兄弟二十六

舉應天鄉試二十三成進士拜中書戊申辛亥大水
公先後乞封差過里設法賑濟癸丑遐入西臺已未
命下公既遲迴數年往來中外陰寘人材錄一冊
某地有某人某相才某將畧某第一流某次雖性簡
酬接乎故已胸吞諸子矣立臺秉憲官處要津身如
寒素即謝薦故事無得至門葢其雅望信於人也
高皇帝郡國列屯田不以養兵厲農法最善公之領
屯差也疏請以屯田別行舉劾又疏請開屯學倣古
孝弟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皆報可後鄉

公元標還　朝過津門詫曰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草爲何物今徧地耶公力也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東朝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莊畜以必從公封還不啟諸璫忿忿去復詭曰璫陳登奪屯子粒復疏參之自是諸奸始側目公矣改視北學政河南南陽不可問謝絕竿牘焚香自矢用古大司徒車甲之教請開武學每所至較諸生射人競作氣臧否者半出其中以何而移宮停封之議起公自以身受顧　命侃侃益發舒專疏論列李選侍魏忠賢劉朝等附以前撼

禍且不測同官相顧失色公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公自分必死幸而得脫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會楊公二十四大罪擊璫之疏上天不悔禍機關疾轉羣飛刺天老成電掃而公削奪矣是年封大夫八十公亦五十初衣拜堂下破涕爲歡時時命奚奴歌楊忠愍赴義數曲前爲壽欲賭解二尊人心知必不免則又語諸兄弟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善事高堂母以我爲念神氣晏然檻車就道晴空忽雨里人奔送哭聲震天途梗車不得行

縲騎亦爲欲泣逆璫偵知愈怒栲掠備至公語不及
亂但一再呼皇天從荼桄中出絕命辭曰辱極苦極
汚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若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
皇上報二祖列宗血點泪痕與數行淡墨依稀斷
紙而巳獄吏許顯純肆曲意周內坐贓二萬勒限毒
比時公弟光明晝伏夜行陰爲異人左右公燕趙好
義之士分部醵金代輸往屯興水利及視學簡拔多
知名士故士民德之一呼而集然公已死杖下矣七
月二十四日事也得年五十一是夕長虹亘天里中

星隕弟光明扶櫬未及門追比三萬之檄如雨下矣一門子姪纍纍繫獄斥賣田廬略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産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一免者長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逆璫曰未也不追謝薦無以徵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手其牘死久之始蘇竟痿痺矣直指揚公春茂上其狀得免追　聖神御極備悉公冤　允廷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復允徐公大相請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封大夫猶及見之嗚呼碑踣元祐

嚼齒之恨方徂墓顯湯陰銷骨之奸安在雖易名有
待而正氣如生公不死矣太史公曰予友大金吾萬
邦孚項爲予言甚異田爾耕子藪盜事覺被擒忽一
日狂叫曰楊左二公提爾耕來矣詢狀二公威儀如
天神爾耕囚垢血被面瘖不能發聲其子大怖啼欲
死如是者數四然流血竟死萬公有弟在獄親見其
事嗟乎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豈不論篤哉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雲間友弟董其昌頓首拜撰并
書　今銷石行世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謚忠毅左公神道碑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槩不能勝天地而天地亦足不違之昌啟之際　國家遘于大阸　光宗臨御未逾月患鮮被天下能軒倖變中外旁皇諸閣老竭力嘗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臺省者楊大洪公漣及左滄嶼公光斗也二公定危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績特聞方庚申八月紅丸陑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

與楊公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闇大體以婦寺名爱新王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封據乾清宮聲言欲垂簾央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洸洸視二臺省發揮楊公疏先上選侍不爲動及公疏入乃益怒諸盗璫佐之中使橫馳索左公立墀下箭門鑰付楊公曰斗命盡于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别殿而諸造逼脅陰射者日益闒頹 上持聖母仇語未變也又數年乳媪客氏寖用事羣小伏其門 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每

云外廷諸臣奈何欲知人内事必如前者當與之一決公歎曰此既成倍於它日矣於時廣微始柄諸老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掌吏科魏忠節歡廣微偶失朝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璫璫婿遂不可撲方楊公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微創也羣小爲之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跡盡劊而公論廣微及魏璫三十二斬罪持不下居數日有旨削奪公持襆被策蹇出國門羣小遣邏者露

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慨於是幷發葢羣小
爲魏璫謀責諸臣通内以移宮事本王安藉王安攻
魏氏無當而所坐律甚重乃先擬汪中翰以交通律
殺之矯旨逮諸臣以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椒山及滂
母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弟子曰幸讀書勉爲善勿
以我爲戒諸鄉里倪髦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
絶至黄河乃反既抵詔獄勒贓二萬勅所在繫家屬
比追太夫人驚逝而公與楊公諸賢已同斃鍛鍊之
下時乙丑七月也嗚呼天乎　太祖高皇帝手條月

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敦肅雖百世非婦寺所能
亂亂之不數載躋隕然既二百五六十年天地假寐
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譽呼以寤天地有
寤天地者不惜褒耀施之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
之先有左難當者為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典從於
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授西
臺已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銓背假印貿官者城
社為清既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為屯之廢在北
人不知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

勸相之方請以屯田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勢狹不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實田爲殿最且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釋采者釋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嬌　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庄頂價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旣改視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徹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于此矣詎不以鹵莽芸人且使吾子弟于此遘種也葢自公理學政而北人之興學

猶南人之典田又以其暇月闢射圃親課射布經武
淵源於學宮故崇禎以來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其
端皆自公發之鄒吉水公嘗言三十年前京輔細民
不辨稻藁比來藁秸布地左滄嶼之力也予嘗過京
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能者
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
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贓夫當漢
神爵甘露道稱極盛趙韓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皆
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織龍蛇許丞相伏歐刀輦轂

之下無敢自者猶日沓激使然左公謙約以氷蘗自
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悲謫嗚呼
天乎公與諸賢殉未逾月而　聖主登極魏璫父子
燮遲死諸彪虎各伏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
憲俱特祀與謚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
昇袁化中黃尊素顧大章等各贈郵侯晃命又十餘
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故天人貞勝之會雖聖人不
能自持也或與之挺決或與之遲必天若睨睨之以
正其則羣天下儁傑無所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以

繼約擊人于先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世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昆弟爰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間殁年五十有一公旣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彥多爲之銘者公仲弟御史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

于鎭貴斷代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交蛇射彼隨兕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千均之轉僑於跗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湧絀後固喬艱步明時否傾遂與泰過滮漢之波溉彼淵磎日月飛湧以液燔玉

黃芝白爵贗星入昴匪獨關西鑄彼大鳥直道之宏
以昀以鍾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　日講官纂脩　實錄
　玉牒經書再膺　賜環　特旨起用通家侍生漳
海黃道周頓首敬譔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誌銘

今　皇帝御極殛逆璫得辠　熹宗皇帝者遂次第

優䘏以忠死璫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公

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予葬

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因念　熹宗

皇帝以堯舜聖資適中人作逆嬈節內訌京貫外合

希進尠志介者遥爲爪牙諸君子方秉泰用壯而黨

類繁稱憂在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

御史楊公漣怲怲爲根本遠謀漣先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上公復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之而其下泄之邏者遂于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去當兩公倡議繫璫一時中外其繫之璫已錯愕待死而朝無嘉琦廼恣節甫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鼓脣吹面猝嗟反覆讀劇美之佞辭髮指舌噤嗛嗛媼相矣自非　聖神首出犬第殲滅將安漢於慶言誰爲留唐於孽奄者廼知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逆萌抑且殭其毒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

則公之功豈徒一疏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
納正人以破沮豪說而孽牙即爲蚤計總成一爲朝
廷不顧身家之公忠甠乎二公言而世囂二公疏而
世喑然則公之言公之疏竟何如當 光皇帝登遐
也 康妃居乾清 熹皇帝仍居慈慶蓋 康妃固
光皇帝所托耕東朝而登極命册封貴妃於是中
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隨公疏爲疏曰內庭有
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
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迺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
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
行於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
不蚤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禍將有不忍言
者乞　收回　遺命速移別宮庶幾宮幃清而名分
正於是　康妃奉　旨移仁壽　熹皇帝還乾清而
中人尚復諸沸公復疏曰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
自當移宮惟是移宮之後存大體捐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閣揭同
日上益防微捐過　朝廷忠謀而猝命踉蹌則中人
爲之初王乞安以正言標幟　帝側自附正人魏奄
忠賢乘間殺安而收其犄安者一璫死一璫披猖不
獨衰類恣憑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按盡憂國公
忠而稱詔誅剪數數至　今上所譴戮又盡三案附
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璫寧復有璫又使盡
如犄公者之畏璫寧復有天下善乎高總憲論三案
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大臣矣公初削奪

而南逆輔廣微嗾璫劾裴以逮璫不聽已而策蹇就
道裴姝寥寥則又私曰幸無搜既公得以初服歸拜
堂下從母夫人移輿馬費自分死矣若無以對兩尊
人微以椒山西市及滂母暗解兩尊人而諸逆黨謀
逮益急徐大化劾楊左矯旨係汪文言逮審及鎮撫
司兩拷文言遂以文言連逮公是日一號殿災大風
折屋樹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春官歸忝長安諸
搆謀狀公自若適楊公漣來問裴藥原羅且曰勿恨
公復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便我輩怕

死矣曰亦裝候緹騎既緹騎至公自若惟私語弟曰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别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妻子環相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而謂善不可爲比開讀牆空忽雨如注讀竟雨止里人數百里奔集哀號設祭著壇廟大張榜檄爲憤激公曰速我死矣懇止之檻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乃頂香禱 北闕復拜緹騎即緹騎涕泗莫能仰視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公以長年遍慰之抵黄河迴返過德州諸生懷

感慨者越千里籲救簌簌泣道旁過河間司李某事公如平生止白溝則容城孫孝廉奇逢選貢奇彥來會公語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嘗聞而憎之防吏寄下緹騎逮公者獄復矯旨捕親屬公弟先明以王莅民語先避得免旣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疆罪臣及妄議移宮受薦謝具詞上矯旨嚴追以五日奏又矯旨照數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嚴酷古酷吏阿比爲姦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寄屬弟先曰我苦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茶汪中出絕命詞曰

辱極汚極痛極焱矣焱矣如二親何血與淚漬慟不
忍讀公弟明潛白溝傳舍張千度県中孫鍾元奇逢
殆漢兩裴瑜焉而以鹿太翁爲寧宇鹿太翁者鹿太
常善繼迺翁封公正也時上下忿恚而懸衆逮不敢
嚮邇翁獨以魏邵之䕶弼也而醵金先以魏忠節子
學泮持所醵百餘金往應比翁仍星行郡縣其父老
子弟各設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
有衰鬢孤孀之句又云欲托巫咸扣閶闔恐驚宸慮
轉徬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輒在君父當倉遽畧不作

轉語予頗得之鳳陽黃生云黃生贈護不減瑜邵也
公時年五十有一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
大如斗三日出殮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
而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奠賻呼人至記室慟哭董
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矯旨坐二萬金下撫
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籍田廬不滿
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
巳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時諸生在繫十餘人獨
三四人以料理傾納免繫甚以省視封大夫病併捕

下獄伯兄歿太夫人歿仍矯旨下追薦謝封大夫聞
報暈且歿既蘇而痿時偵邏四出以影撖恣其啖咋
途有聲餘飄罹網伺蓋衆以心宛而靡有胸鳴者楊
直指春茂抗疏忩破亾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快
嗟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忩直指謂直指曲
庇公以璫遣中官搜南州地會避王舟未遽前而璫
敗時丁卯八月廿一日也公既歿其黨仍議坐移宮
通內當剖斬奴沒賴新祭■■■泊陞道長免焉
今上擊賊璫優卹公忠之詔屢下公弟光先更以公

狀伏控廼定逆案先後卹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里中士民合詞請祠祀公撫按以下各捐助有差按狀公諱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月當大斗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異資岐嶷以六歲就塾過目數十行無留而措語成文默默不謬封大夫心器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王爵廟食於涇長一公美鬚髯國初從桐全活無筭大父母代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虞兒躍冶耳廼屬師繩兒訣九歲屬文詩賦輒口就歲饑盡室粥食作粥

賦鄉人至今爲談柄年十四漸有文名麥一幹三枚

草瑞麥賦性拓落好購前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

不利封大夫爲延名師課讀業日就鄉副憲戴公遂

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

娶毋薰周夫人兄弟九而公爲中子故以兄弟居學

爲已任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爲文章見其

各成一義便欣然忘寢督學陳公子貞甄錄入泮庚

子舉鄉試十一名再不第每自課以課諸弟無何周

夫人歿娶戴孫媛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蕤天

下誦之後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兩奉使絕饋遺不入兩遭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爲賑或以爲非所辦公愀然曰當居貧洊饑兩尊人發粥兒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難之周岳翁有妾娠而遭妬出五月生子贖之登譜矣周殁而族人以半產咲公爲構公斥郤之尺寸悉歸是兒更延師訓之癸丑選人西臺候命八年强半依膝下築龍眠舊居課諸弟題曰此間有伏龍鳳雛每縱談今古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錯又言李伯紀卹爭

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
人廼吏兵用人之人更重罰賞有筴疏天下豪傑王
名目爲條衣曰精神在此又言宮府鈎連魍魎晝現
以脊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凝陰感召寢費收拾
而本症從一穢濁始故徵治以人徵品以清已未命
下郎科大司馬三四科新舊平章巡中城郎捕鉎胥
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益加意用人之人其兼
攝西北城司城奉要人意當署繫無辜者二人絕其
食乃手批釋之得不麻領屯差念勝國初倚漕東南

曉至不可支緣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
十四議請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
弟不得志於南者得從力田以導北人其風厲有司
則以屯田另爲舉劾又疏開屯學費一取給于屯制
一一報可當　神皇帝不豫瑞朝瑞忠贊矯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莊公封還不敢曰尺地盡　殿下有
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無何逆臣瑞奪
子粒益屯政特疏糾之十三場日課積逋廼亟以入
逋而蕪賦逋愈積不可問公力請蠲逋民廼復徵收

廼饒每登陟勸相曾不勦挑風雨蓋天下大計在兵餉雖屯典稍可佐田租户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租十倍改理學政北學政之難難於高率卑徇故庸或譁竒前或譁後詬難起衰抑虞㳄溺公以高華泰斗羣學盡屏情緣獨鬮道範每拔扼塞磊落之竒材於驚人語有竟牘紅勒而片語見許其所拔多兩第高名文進於式數進於額每日士一登塲文師輒取爲券子稔習之而忽忽之特疏開武學須經武淵源期得兼資竒偉所至較諸生射須射藐錄刻兼材錄有古

弓箭社之遺其意特遠故士競射而贍識爲開又置水田於涿贍貧生給入郡鄉試卷著爲例兩廵不登薦謝即俸入盡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橐如洗逆黨仍以薦謝殺公凡公所爭惟大體自察吏廉貪飭婧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謂不然而竟以爲然嘗辛壬東紛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既不擢力兼不忌嫌若內戚內閣內官公併疏糾之然好錄識諸負鈐畧者獨不輕爲刻薦其遼撫熊公初起輒疏爲規之既能

再起時特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遼失而憎熊者坐熊
通與公獨曰有本辜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
别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差兩廵不納朝客書不狥
中常侍若輦下貴人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漫不
皦好掩覆人小過而丞餙其紕謬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共私相訶揭多引獎之每言恩不可忘過可忘
予鄉吉范忠宣别善勝及長孺合巳也公拜予言初
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
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司銓孫公瑋高公

攀龍楊公漣相次司憲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子慨然澄清而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遂以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口曰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又擬喬允升馮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并逐而璫益恣諸君子一網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剚刃於羣奸所藉跡其手撲逆焰豈爭一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一二人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

郎有眞人出御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令元慜低佪而不敢騁嗚呼外周內唐誼之懷英而一日稱功四十八萬誰復爲精忠向者人指三案諸君子好翹當事以居功迺諸君子半从逆璫將無璫之逆仍三案當事而从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一不受璫推擢而同其从且流譴者幾人迺知事繫宮幃要不得迂周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寡言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羸當强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亾予以誦二

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瑲而未亟者公之功大矣
公之先徙桐者爲長二公後生麒麒生軫爲公大父
自軫以下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少保公父出顓初封
御史今封太子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
封孺人今贈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
封夫人丈夫子四長國柱已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
府武康縣知縣次國棟邑庠生次國林乙酉舉人次
國材邑庠生長次戴夫人出三四庶袁出女三孫十
三孫女十二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新命塋

賜阡而以光先孝廉等 行述因鹿太常善繼乞銘銘

曰

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竊上操下防益亂下竊上馭

伏戎嗚呼縱不可械也藥不可庸也移不可逢也集

菀焱逆集枯焱忠逆之不焱亦焱其胸嗚呼春秋義

鈇蒲脯窓兕觸瑟不臯郤座不功不耳不目不瞳不

聰嗚呼誰以佐闕誰以佐䣛不有公焱誰開大蒙嗚

呼誰鈇爾斧誰頫爾稽不有公焱誰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未餙六轡 今皇帝未御六龍不有公焱誰

挈綱維而授天公

賜進士第太傅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宗頓

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謚忠毅左公行狀

當天啟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倚爲義亦若鶼蛩駏虛然矣　光皇帝彌留選侍李希封后不得及　帝升遐　熹皇帝即位既六日而選侍猶啁𠷈乾清乾清者　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上幼冲欲矯　遺命正位垂簾母天下廷臣皆憂之於時楊公爲給事中左公爲御史相與謀曰苟以驪姬艮娣而攬雉嬖之權禍豈止于歸胙寶鞍人彘

房州而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請移宮大略云內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 皇后配天乃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儼居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致哀几筵顛倒乖舛不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漣繼之于是有 旨移選侍仁壽宮 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時以前 光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總佐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總 道正協則袁

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
志澄淸誓言必濟小人挾異議者大懼乃日環謁者
監之庭而請焉于是魏璫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
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
廣微憾魏公大中羣憾倚連摩厲須剸其時楊公左
公並爲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貫連串指鹿
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劾忠賢二十
四罪左公繼之卅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于是小
人爲忠賢謀矯旨斥楊公左公並爲編氓既以逐

二公為端于是譴斥正人無虛日其既盡小人又為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為緹帥長四出捕騎首逮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時左公居桐　詔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緩而桐數萬人哭且譟聲言必格殺使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袖出瓣香禱于其里之神祠又數百人密齎糧欲從公伏闕者至河公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大慟而返其時道路為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小人乃益忌且懼又為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

詔獄坐妄議移宮爲首辜吏又詰何以受　撫及屯
吏金公愕不得對旣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贓二萬厲
刑比追勑五日一具奏旣拷掠垂盡猶出絕命詞著
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汚極
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
隕如斗光爗爗然公旣死而外大吏承　旨徵贓愈
厲公家貧盡藉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
族十族之財俱爲公盡子姓繫累者數十人于是太
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廉不敢赴春宮危者數

矣封大夫且死而藉卒病瘞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
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廚衞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
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　今天子御籙亟瑺
及其黨誅竄有差　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祭葬祀鄉賢謚
忠毅恩數與楊公等云史元璐曰瑺亂戮士至漢建
寧明天啓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
賢者亦安得比于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
將爲叛以叛爲名掩而殺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

三案三案者汪誠震器雩痛罵湖即如此何宜可罪
夫家駭而索賊親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今曰賊不可
索醫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嘗嚴治其家而孝于
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
讀書也且夫小人旣以異議取詘其勢固不得不報
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詘小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
人所爲報東門之役者至于掩捕孥戮不已甚乎掩
捕孥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葢以今
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爲三案

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瑫而盡没是故今之君子爲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情霜清電明建決颷發即漢膺窩未有能如楊公左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丁挺擊中於紅丸終于移宮此以楊公左公爲後勁三案之承禍始于移宮而挺擊紅丸以類而來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爲權輿流覽

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于楊公左公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故以名字共之別號浮丘生時

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
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雖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
世祀于涇長二公自國初辭涇徙桐活桐人無算而
近則吾大父及吾父並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
乎年二十六庚子舉于鄉又八年丁未舉進士兩舉
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
監察御史入臺蹇諤有聲尋奉　命視屯公以北人
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
衣求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

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餘詔俱報可於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鄒公南臯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茍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待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即猶天上扶桑耳而今畝樓若此嗟乎當是時神皇帝不豫璫劉朝等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公封還不敢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

子粒為屯蠹當揆一時咋舌曰真御史真御史云㕥何攸督學政覽才絕欺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士皆能挽強于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咥以及于難云公有淺識是其力所繇生也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此為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人失難回又言近見宮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凝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皆繇穢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

問卹其擊奸垠垠非豯氣激者矣公卒天啟乙丑年
七月二十四日距生萬曆乙亥年九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有一自公大父松坡公而下三世俱以公贈太
子少保公父碧衢先生諱出顯初封御史今封太子
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封孺人今贈夫
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子四長
國柱己卯副榜考授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知縣配工
部方主峽公女次國棟邑庠生配方伯何虛白公女
次國林邑庠生配孝廉姚夢弧公女次國材邑庠生

聘大司馬吳本如公女長次戴夫人出三四庶袁出
女三 孫十三人孫女十二人
賜進士第戶部尚書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國子祭酒右春坊右庶子 經筵 日講官知
起居 制誥纂修 兩朝寔錄始寧後學倪元璐
頓首拜撰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表

當萬曆丁未璉與桐城左公蜚嶼稱厲行晤談之間遽如舊交天啟同朝公以擊璫忤世死詔獄已完人間取義成仁一大事而璉遠戍夜郎起南冏授闕鉞落落有何成事是公之死也賢於生也而璉之生也愧於死也嗚呼以公德業千古有史豈美愚陋執筆以重窀穸一片石哉顧公介弟孝廉嗣君文學謂璉知公以狀請璉不敢負良友於幽冥而狀

强半出朝報傳邸抄絕不必諱則謹據實而表之按
狀中丞左公字共之別號浮丘以生之辰月當大斗
故命名光斗其先祖難當公佐唐封王世廟食於涇
長二公美鬚髯　國初徙桐保障一方家世多隱德
傳至中丞尊翁封大夫出穎公淵修力學以行誼高
鄉里生子有九中丞居五初誕岐嶷屢有火光遶屋
之祥人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
文好購書喜讀節俠傳十四作窓前瑜麥賦江右饒
公歲校邑宰黎公道炤拔冠軍才名益噪鄉副憲戴

君延而賓之二十有三始娶周夫人以封大夫家益
落身任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墨或脫周夫人簪
珥以佐之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率諸弟作文見
其各成一義欣然忘寢矣是年受郡守趙公壽祖知
拔冠軍督學陳公子貞至選入庠二十六庚子舉鄉
試十一名謁本房師浮梁陳公大綬勉之自樹卻其
紅束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即異日居官之清不就
此站定腳跟後難措手中丞曰唯辛丑甲辰兩不第
益與諸弟發憤下帷館穀衣履不問封大夫以兄而

兼父師之事未幾周夫人卒續娶戴夫人其賢淑與
周同丁未年三十三成進士仍魁十一名爲李公亂
昌房首兩榜墨秘膾炙人口初官中書題其堂曰奉
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士有好學能文者賓禮之亟
口王者不令知長子國柱初就試作書縣邑求勿前
置曰稱子居老成先吾勿安且斷貧士向往路矣戊
申歲大水民饑甚以奉差盐府過里門乃體封大夫
意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微資更與邑宰晝
策拯救多賴保聚辛亥奉差祭葬奉新蔡大宰復大

木糶麥設法賑之如前或以官貧難辦爲言則毅然曰不記十六七年洊饑乎吾父麃蓑荒州母嚙指數米薄粥强扶兒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數十餘家死爲具棺殮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周岳翁者家饒而艱嗣晩娶有身反爲妒妻逼遣遣五月而子生乃贖回登族譜族人有伺岳翁即世垂涎興訟者微以半產賂中丞中丞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入吾耳哉力明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冊其夜夢周夫人拜泣遙謝癸丑選人西臺侯俞八年强半依膝

下樂山水覓得離城四十里古華嚴剎址以爲諸弟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搆茅舍三間種竹樹飯二僧從俗誦經以報劬勞每偕諸弟徜徉其間繼讀古今人與事之失益事之失只一事失人則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況吏兵二部用人之人尤爲要緊因於倉中取人才畢一帙暗識國器曰某賢某否其留夾袋如此又謂吾在　京久靜觀　宮府鈎連魍魎晝現始以小人之與托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夷狄凝陰感召釀費收拾而本症從一

念穢濁始吾徵品本清未有女子不可貞而可議門
德者也已未考選　命下是時　神宗靜攝久遼陽
反我師屢挫北關新破中丞疏請　皇上御朝畢定
大計時黃大司馬擇人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即自領
至京中丞以為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
止之又以枚卜疏糾新舊平章語大愷切及巡中城
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櫝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
顆偽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假官百餘名銓簀一清帶
管西北城有坊官奉要人意繫二人獄絕食數日立

釋之領屯差以勝國脩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
張上誠總由北人不知水利而廢屯田耳乃疏三因
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　王皇后升遐
舊制禮部請　勅差官訃告乃閣臣未撰　勅禮臣
未請　勅差官稱齎批文代　勅旨中丞以為非大
禮疏參改正是時　神宗不豫逆璫魏忠賢劉朝等
籍　東宮令旨以索　世廟戚畹絕莊首項至私寓
脇以必從中丞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則
安敢私受授乎璫忿而去既又特疏參巨璫陳發奇

民屯題蠲免十三塲欠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子員廩餼即取給屯糧制曰可天津一帶元年輸租數千担季年倍之吉水鄒公還朝嘗曰吾十三年前京中不知稻草何物有南來者寶如金今遍地草薦水田之功也既又改理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以私常以文字道義訓多士特疏請開武學以教諸生射又刻兼才錄與文並與人競超距白蓮妖起收

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
並給人府鄉試卷承爲例徃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
規槩蠲不盼忌者御之先是　鼎湖再泣進藥進御
之間鄭王二　皇親逢人泣訴人心危疑　鄭貴妃
李選侍皆請后封中丞郎於大行初一日從諸大
臣叩　皇太子叩頭呼萬歲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
疏選侍怒急召中丞中丞不爲動曰　天子耳目官
非　天子宣不敢奉選侍愈怒乃從容與楊公漣訣
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時　熹宗登極定初六而

選侍猶居乾清宮楊公漣於初五日具疏力爭乃移一號殿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訊無從出廣賂邪黨流言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以揺人心外議寢闇中丞亦不卹移宮後　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兼盡疏與賈侍御閣揭同日拜發當奉　旨切責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中丞曰　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覩宗社為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安否且今日之事天啟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

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劉朝諸閹内操
戚畹鄭特相沈皆典重兵中丞乃上内戚典兵奸相
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其危峻熊公廷弼初撫遼特
才剛愎中丞疏規之熊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復起廷
臣交薦之欲處前攻熊者以謝中丞特疏救之熊愈
不能平中丞嘗對同鄉倪太僕曰其人才優而量不
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
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趙公南星爲冢宰衆正盈庭羣小銷愕乃借聲援

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驅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佈置已定羽翼已成楊公自死疏瑲二十四大罪又准楊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總憲高公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時璉爲考功郎起草題覆以風憲犯贓從重擬遣於是邪黨益急借推晉撫謝公應祥以逐吏科魏公大中指爲私門墻部院爭之趙公高公併勒致仕選司夏公嘉遇降調去璉亦自請歸里時中丞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疏將發矣竟爲家奴福生洩漏矯　旨削奪并楊公璉與陳公于

七

庭一綱打盡中丞歸以初服拜堂下行李蕭然性不
治家產自筦仕以至宦成一絲一文悉付封大夫而
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橐如洗一廬
僅蔽風雨自分得忌權奸萬無生理若無計以白老
親乃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
賺解封大夫封大夫心知之勉以學問自解慰嘗爲
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强顏諸逆謀逮急
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弼賄侵封疆爲罪端先縛汪
文言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肯誣服則出袖中原單

矯　旨下逮緹騎至桐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
母老矣何以為別妻子環泣若罔聞勉予讀書勿以
爾父為戒而謂善不可為里人聞者不遠數百里奔
集哀號設醮諸廟揭竿張檄於四門示擊緹騎中丞
曰是速我戮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
首哭聲動天頂香拜禱北闕復拜緹騎緹騎為涕泗
且又客約數百人伏闕上疏中丞譬以利害至黃河
始盡還及過德州抵河間止白溝士大夫泣迎道旁
者紛紛不絕瑞知士心歸中丞愈益戒嚴防左之刻

更倍於楊鎮撫考訊坐賍二萬廷弼亦出揭楊左向
欲殺我何以我爲遡賄罝勿省勒限狠比體無完膚
猶從茶汪中出絶命詞寄封大夫卒之夜長虹亘天
壘中星隕光灼灼如大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
如生是舉也長兒光先霽累死母夫人哭詈賊黨曰不
追薦謝無以懲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幾暈詈弟
光先光明萬險幾死皆逃免諸生就繫者十二人赤
族之詭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賍不滿千餘合親兒弟
八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

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丁卯九月　聖明登極誅璫及黨下　詔優恤忠魂備悉中丞冤初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再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里中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嗣君以壬申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時卜葬於桐城縣呂亭驛松鶴山之論塋艮山坤向維璉爲之表曰余觀左公立　朝廷方敷奏明試其於禮樂兵刑水土錢穀之政多所底績者大非書生空談比也蓋其學問博氣魄雄使當樞衡奸邪無撓當

必大有裨於治安惜乎不爲良臣而爲忠臣可悲哉
夫　宮闈封疆二案與公章疏絕不相蒙奸邪巧詆
有如病瘋而喪心忠良一網　社稷幾危向非　天
開　聖明手闢混沌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事尚忍言
哉至今陰陽倒復之間邪說未必不尚存正如彭公
澤之咏方正學曰後世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
餘生無乃非直筆予於今日弑公邪說亦似之矣煌
煌　聖綸恩光屢錫公其可以長笑夜臺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擊奸謫戍　賜還南京
通政司參議陞南太僕寺少卿吏部考功兵部職方
各清吏司郎中豫章同年友弟鄒維璉頓首拜撰

太子少保忠毅左公忠祠記

當　熹廟乙丑丙寅間桐山左公死於閹禍今　皇
帝御極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　予封蔭後如
大洪楊公即今天下所爲楊左者也邑父老博士弟
子慕公大義哀公寃死其鳩工立祠記之額曰忠祠
嗚呼是遂足以知公哉公之義以忠著而非以忠盡
公之忠以寃死受哀而非以死增孔子論忠未遽言
仁而　制詞云公忠孝之心聖賢自許嗚呼此以知
公深論忠全公其仁矣哉夫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

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盛氣勃張或溢而忿戾少不自忍或流而懟怨此皆聖賢之學不足於其中仁道缺故處忠難也公起家中翰讀史至宋元祐以爲去亂法不去亂人李綱諫和議以爲知爭事不知爭人兩者均失故受使行四方即記識某地某人某人足辦某事某爲最某次之曰人才錄方當出門所期君國已在萬里所謂忠矣既授御史　光廟初即位鄭貴妃李選侍交關請封公以鄭領國本久明爭之　上將不可以處骨肉李方怙寵稍激事益裂不

可回此得大臣折其謀足矣於是冢宰敬松周公語
兩外家利害而封遂寢爭移宮安　熹廟也亦以安
選侍安　光廟存泰昌年號君道也成　神廟之慈
熹廟之孝父道子道兼得焉所謂忠矣楊公二十
四大罪疏公寔閱之公固非藴熊者魏閹特誣熊賄
逮公逮之日桐人數萬張檄欲擊緹騎公正色止之
曰是重吾不忠也今人求免患難苟可倖全無不爲
也孫孝廉欲脫公客氏公耻之弗許原洸震藥人請
擇便公以死生宜歸君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絕命

詞有日願以此報　皇上報　二祖　列宗數行斷
紙血痕漫滅死不忘君語不及亂所謂忠矣方公初
衣拜堂下使奚奴歌楊椒山赴義諸詞以解慰封大
夫心既北繫字四子曰正直忠厚長國柱子正夫國
棟子直國林子忠國材子厚今各玉立霞舉與魏子
一學濂子聞學洙黄太冲宗羲皆冠冕東南人以左
魏黄三先生能有後云公督學畿內故多髦俊而史
少叅道鄰既能周旋公大難項保障上游賊不敢窺
陪京　陵寢　天子奇其功拔中丞使鎮撫之至今

賊望史家軍輒胥遁非夫世之避勦狃撫養寇欺君
爲後世笑也公未死能以安封大夫者全　天子孝
治之道旣死能以子若門人留貽國家酬當日之志
所謂忠矣公之忠載在誌傳大端顯節事不勝述
其指之根乎仁推本乎聖賢者如是使世之攷忠臣
者要以少保爲極功名之念脫而不有忿戾懟怨不
少芥蔕於懷必如是而後可言忠必如是而後可言
仁可言聖賢之學析金石章三光終始萬物桐父老
博士弟子相與血食公不衰有以也其封大夫封夫

人別置宇立像祀公祠後嗚呼此少保公父母也或
足媿當時之去其父母而父母闒者與此又桐之人
微意與其他捐貲襄事姓氏與堂廡門寢廣溪之制
歲月日時土木金穀之數於碑陰記焉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精膳淸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奉　旨爲民眷年侄周鑣頓首拜撰

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師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　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恩師藏靈于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于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淸酌庶品之儀親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蘓報國孤忠嘗自方于陳寶文章氣節葢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啟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構而下緹騎之　詔法即爲師涕淚之無從矣迨躡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

伯氏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
師之義逆旅臧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
婣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
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爲師
感泣山岳且爲師崩頹風雲且爲師變色而拜　旨
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
幾何時　九五當陽氷山銷毀　聖主昭其血碧舉
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賁岩阿卽餘英所振
猶使魑伏狐摧至今不敢躑躅于氷霜之漸則師之

死賢于生遠矣更何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葢師素擅文名更稱水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焰固寂如也師不以爲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于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纍戀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官邸中每遇公餘郎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辨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懽猶憶逆璫陷師于

獄吏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一往視者法不忍以遊
談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顰蹙曰爾
胡爲乎來哉唯恐夏馥之載禍相餉也瀕危若是而
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淚恩每懷
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
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卧
松楸徒懸繐帳華表之鶴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
謂一聯龍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
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挺

埴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自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祀而禝之于文公朱邑之閭里之好義者嘗僥爲之又不待法之㕧㕧也鬱鬱此懐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壊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巳矣嗚呼尚　饗